

枣园情思

宝鸡教育学院 祁念曾

秋风阵阵，细雨绵绵，
我来到日夜思念的枣园。
延安大伯送我一捧红枣，
尝一口啊，心底蜜样甜！

描绘出新中国红霞满天……

枣树啊，山沟里扎根，繁花
点点，
枣树啊，风霜中成长，骨硬

志坚，
你和祖国的山川紧紧依恋，
把甜美的果实献给人间……

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枣园，
我凝目沉思，留恋忘返；
中华民族的一代巨人啊，
不正象这枣树一样伟大平

凡！
他在枣树下把雄图大展，
他在枣树下和乡亲们畅谈，
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黑夜，

手摸着院里的红枣树，
胸中顿时波涛翻滚，
这枣树可是他老人家栽种？
这里可洒下过他的热汗？

他在枣树下把雄图大展，
他在枣树下和乡亲们畅谈，
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黑夜，

枳生淮南 (小小说)

渭南 省秦东化工厂 史力驰

厂里的产品质量老是出问题，用户意见纷纷。下面干部束手无策，上面领导焦躁不安。

分管生产的丁副厂长提议到天海市那个产品质量享有盛誉的同行行业厂子参观，没有不赞成的。

于是由丁副厂长带队，生产科、技术科、设计科、检验科、车间派员，一队人马上火车、坐汽车，浩浩荡荡地赶到了天海市。

参观中，细心的技术科长发现这个厂正在执行的工艺册上竟有自己和丁副厂长的签名，抖动着工艺册让丁副厂长看，丁副厂长瞪大眼睛，他当副厂长，不知签过多少字，但再多，签过之后，也绝不会辨认不了自己的两笔“我”字，他困惑了。

负责接待他们的厂长热情地握着丁副厂长的手，一个劲地摇，发自内心的感激道：“这还是去年贵厂为我们提供的那套工艺，我们完全严格认真地按此工艺执行，感谢贵厂对我们的帮助！”

丁副厂长愈为困惑，大脑陷入超重负荷，古语“橘生淮北则为枳”，现在难道是“枳生淮南则为橘”了吗？他狠狠地说了声：“返厂！”

你，稀世的龙驹，
你，飞奔的英姿，
在你的面前，
如闻得得的蹄声，
如听激越的长嘶……
驮过太阳，
驮过月亮，
驮过……

你跑进光荣的史页，
你跑进难忘的记忆……
我久久地在面前伫立，
看不够啊飞奔的英姿！
近步走上
太阳照红的征途，
一阵阵风雄风
在心头吹起……

白龙驹

西电二中 张亦军

毛主席，我们怀念您
茹文哲 (剪纸)

师傅的手 (散文)

邮电部十所 苏兆强

我进厂当了钳工。师傅姓强，五十多岁，古铜色的脸，浓眉亮目。他寡言少语，看起来总像有心事。然而吸引我的，是他那只伤残的右手。这样的手，怎样干钳工活？

他教我操作。一块粗糙的毛料，在他手中是那样驯服，一会儿变得光洁方正。真是残手绝技。我不禁脱口问道：“师傅，您的手？”他没有回答，指着锉刀和毛料，淡淡地说：“下功夫练吧。”说完就参加“攻关”会战去了。这时，一位外号叫“留声机”的小师傅凑过来对我说：“提起强师傅的手，能写一部小说呢！”他绘声绘色的叙述，把我带到那动乱的岁月。

那时，许多人撤下工具，拿起长矛棍棒，你砸我抢，混乱不堪。强师傅哪派也不参加，整天铁青着脸，泡在车间干活。有人骂他是“黑劳模”，搞“唯生产力论”，他气愤地回击：“不生产你喝西北风去！”恼怒的造反派操起木棍，打断了他正在操作的两个手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右手致残。他摸着伤残的手，潸然泪下。呵，这双讨过饭、举过红旗的粗壮的手，这曾被毛

主席握过的创造的手，这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手，难道能捧着贫穷走向未来？不，手可残，志不可摧！多少次，晓星看见他那拿着工具吃力操作的手，明月拍他在车间奋战的身影。他把疼痛咬在牙根，把血泡攥在掌心，不到半年，干完全组耽误的活。后来，打人者登门认错，神情沮丧，他劝慰说：“别老记着这事，把心操在生产上！”强师傅的心有多好！

“你们瞎唠叨什么！”听到强师傅的说话声，“留声机”嘎然关闭。我扭头一看，强师傅走向日历，庄重地伸出右手，撕下一页，“十二月二十六日”几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呵，明天是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我忽然想起，强师傅手上的串串血泡，一堆堆高质量多的工件，那火一样的目光、虎一样的劲头，不正是毛主席诞辰的最好纪念么？

下班时，强师傅从他的工具柜中取出一本《钳工工艺学》送给我。我觉得得到的是比书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德。望着他那沾满油污的、伤残的手，我感到，这是世界上最完美、最纯洁的手。在我眼中，他的手是支撑乾坤的五指山峰，而祖国，则是山头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下午，课堂练习，我的一道数学题不会做，想抄同桌的。他不让，插插我：“严老师向这儿看哩！”我说：“不怕，我爸爸是科长，谁能把我咋？”其实，我是见严老师又扭过脸去，才这么装胆大的。

晚自习，许多题还是不会做，只好去问严老师。门开了，严老师的爱人李阿姨迎了出来。我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桌前的严老师，他怔怔的，显得很懊丧。

“问作业题？”严老师说：“你自己先好好想想！”我心里一下子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严老师平时没有过这种态度呀！

送我出来时，李阿姨说：“严老师的母亲已经七十多了，又有病，孩子上中学了，房子太挤。厂里新楼分配了，又没我们的……”说着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

原来为这。“那好办！”我做鬼脸，旋风似地向家奔去。我爸爸是管房子的后勤科长，这不算啥问题。

令我想起许多熟稔的陕北妇女淳朴的笑容。我走出窑洞，站在高坡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崖道里新采掘的煤块，在白雪中闪闪发亮，堆积如山，并且一直往前扩展蔓延，仿佛一条从地下喷涌出来的乌金墨玉的长河。我知道，那是成千成万的采掘工人，正在日夜苦干，加班加点，为的是尽快地把更多的煤炭，送往工厂，送往农村，送往急需热和火的地方。

来自陕北山区的矿工的妻子，你是不是也要和你的亲人一样，在这冰天雪地里，把你春天般的友爱、温暖，连同你在窑洞里培育的耀眼的绿色，一起送给这矿山的家家户户？

主席握过的创造的手，这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手，难道能捧着贫穷走向未来？不，手可残，志不可摧！多少次，晓星看见他那拿着工具吃力操作的手，明月拍他在车间奋战的身影。他把疼痛咬在牙根，把血泡攥在掌心，不到半年，干完全组耽误的活。后来，打人者登门认错，神情沮丧，他劝慰说：“别老记着这事，把心操在生产上！”强师傅的心有多好！

“你们瞎唠叨什么！”听到强师傅的说话声，“留声机”嘎然关闭。我扭头一看，强师傅走向日历，庄重地伸出右手，撕下一页，“十二月二十六日”几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呵，明天是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我忽然想起，强师傅手上的串串血泡，一堆堆高质量多的工件，那火一样的目光、虎一样的劲头，不正是毛主席诞辰的最好纪念么？

下班时，强师傅从他的工具柜中取出一本《钳工工艺学》送给我。我觉得得到的是比书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德。望着他那沾满油污的、伤残的手，我感到，这是世界上最完美、最纯洁的手。在我眼中，他的手是支撑乾坤的五指山峰，而祖国，则是山头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下午，课堂练习，我的一道数学题不会做，想抄同桌的。他不让，插插我：“严老师向这儿看哩！”我说：“不怕，我爸爸是科长，谁能把我咋？”其实，我是见严老师又扭过脸去，才这么装胆大的。

晚自习，许多题还是不会做，只好去问严老师。门开了，严老师的爱人李阿姨迎了出来。我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桌前的严老师，他怔怔的，显得很懊丧。

“问作业题？”严老师说：“你自己先好好想想！”我心里一下子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严老师平时没有过这种态度呀！

送我出来时，李阿姨说：“严老师的母亲已经七十多了，又有病，孩子上中学了，房子太挤。厂里新楼分配了，又没我们的……”说着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

原来为这。“那好办！”我做鬼脸，旋风似地向家奔去。我爸爸是管房子的后勤科长，这不算啥问题。

令我想起许多熟稔的陕北妇女淳朴的笑容。我走出窑洞，站在高坡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崖道里新采掘的煤块，在白雪中闪闪发亮，堆积如山，并且一直往前扩展蔓延，仿佛一条从地下喷涌出来的乌金墨玉的长河。我知道，那是成千成万的采掘工人，正在日夜苦干，加班加点，为的是尽快地把更多的煤炭，送往工厂，送往农村，送往急需热和火的地方。

来自陕北山区的矿工的妻子，你是不是也要和你的亲人一样，在这冰天雪地里，把你春天般的友爱、温暖，连同你在窑洞里培育的耀眼的绿色，一起送给这矿山的家家户户？

永耀寰瀛垂训海
群道正道是沧桑
杨坤

出于赵朴初同志《毛主席诗词》二首其一。这两句诗，热情歌颂了毛泽东思想，肯定它光芒四射、照耀寰宇，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人民正是遵循着它的原则，在继续创造威武雄壮的历史。“训海”二字，极言其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垂”字作流传义，下得恰到好处。后句紧承前句。“遵正道”之“群”，定然是指当今及后世的人民了。“正道”何谓？沧海桑田是也。句中用一“遵”字，强调惟有如此，方能有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思想泽被天下，泽被后世，是革命赖以胜利的至宝。



纺织工的围裙 (外二首)

耿长安

你是洁白的，只因贡献了青春所有的色彩。

建筑工的瓦刀

常常被抛在冰冷的拐角，却始终热情地把大楼举高。

挖煤工的风钻

最喜欢碰硬，开拓，是你天生的性格。

难题 (小小说)

西安 马宽厚

很生气，他威严地对我下了命令：“睡觉去，房子的事由分房委员会定，我不管！”“前天来的那个女人，提了包东西，你咋就答应给她想办法呢？”我也顶了他一句。

“你再胡说！”爸爸扬起了巴掌。

我呜呜地哭了。妈妈毕竟疼我，他打来水，放上毛巾，一边帮我洗脸洗脚，一边唠叨着：“针尖小个事，也惹孩子哭！”爸爸没说话，妈又说：“姓严的是子弟中学有名的数学教师，明年咱儿子考高中，不能让他开个小锅？”爸爸莫名其妙：“什么大锅小灶的？”“偏吃男喝呗。到时候让他每晚给娃辅导辅导。”爸爸终于笑出声来：“你个鬼精灵！”

房子有门，严老师自己的难题让我给解开了，我愉快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早，严老师挟着个包儿进来了。妈笑嘻嘻地快步迎上去：“严老师，给你道喜！他爸爸已经同意给你分房啦。”

严老师眼眶里溢出了泪花。

妈又说：“昨晚小力哭闹了半夜，熬得他爸爸没办法……”

“啊！”严老师一皱眉，一摇头，“不，这样的房子我不能要！”

“什么？”妈妈惊异地撇了撇嘴，“那你赶早来是——”

“昨天有道应用题，小力不会做，还想抄同桌的，又搬出他爸爸是科长来吓对方。特权思想已把我们大人害苦了，如今又渗透到孩子心中。因此，我的心情很沉重，对他没好气。过后再一想，这样对待学生也不对，所以，一早来给他补补课……”

爸爸和妈妈呆在那里，脸上很不自然。

寒冬里耀眼的绿色

矿山速写 西安 李天芳

想不到，在渭北沮河岸边的煤矿上，听到如此地道的陕北乡音：铺盖薄雪的山野小道上，一个穿花袄的女孩，在风里追喊着，迎面跑来，我一把抓住她。她的小脸红扑扑的，两个分得很开的大眼睛，毫不怯生地望着我，大胆地问：“你是个谁？”

“我是你的老乡。”我用陕北话跟她开玩笑。

“真个？”她半信半疑，“你也是绥德五里湾的？”没等我答复，她便像个成年人那样向我发出邀请，“老乡，到我家串咯，我家就在山上……”

我明白了，这是矿工的子女。人们曾经告诉我，这矿上几乎三分之一的采煤工来自陕北老区，他们很能吃苦。冬闲季节，矿工的妻子儿女，常常从陕北来探亲，就住在河那边半山腰的旧窑洞里。

我真的跟着女孩去了。但这不是山，只是一片从田野尽头兀自突起的丘坡。落叶的树、枯黄的草、清晰蜿蜒的小路，四下散落的土窑洞，颇似陕北寒冬的景象。

女孩的妈妈，不过三十出头，剪发，浑身透出聪明利落，如同在家

乡那样。她也不问客自何来，便急忙忙地招呼：“快回窑里，炕上坐！”

我回到窑里，觉得满眼是绿。低头一看，除去土炕，不大一方脚地上，桌子底下，水缸旁边，窑门背后，到处都种着蔬菜：鲜嫩的小葱小蒜，滴翠的香菜菠菜，刚生出几片叶子的豌豆苗儿……松软的土地，托着绿茸茸的菜苗，或方或圆，象一块块碧绿的蛋糕，漂亮极了。

这是寒冬的窑洞吗？我不禁惊讶起来。不，它是春天的田野，新鲜的、耀眼的、生机盎然的。

女主人听我夸奖，笑微微地说，煤矿上经常缺菜，到了严冬，想吃鲜菜就更难了。她从陕北家乡带了些菜籽儿，外边冷天冻地的，没法种，就试着把它种在窑里。多倒不多，但够那常年在井下的人尝个鲜儿……

她一边和我攀谈，一边在那如案板、如锅盖大小的‘菜畦’里，拔一撮小葱，一撮香菜，一撮豌豆苗儿，放在炕沿上一根根地捋顺好，一码码地束起来。然后，喊过她的小女，吩咐道：“咯，这菜要给咱娃上你张伯送去，他夜班里着了凉，叫他发发汗。”

“豌豆苗是给牛牛娘的，牛牛见天要吃老家的豌豆苗。”

“这小葱……”

“小葱给胡成奶奶，胡成叔叔加班哩，顾不上买菜……”小女孩能言利嘴接住妈妈的话，带着妈妈的嘱托，跑出窑去。

年轻的妈妈朝我一笑，笑得很甜很美。